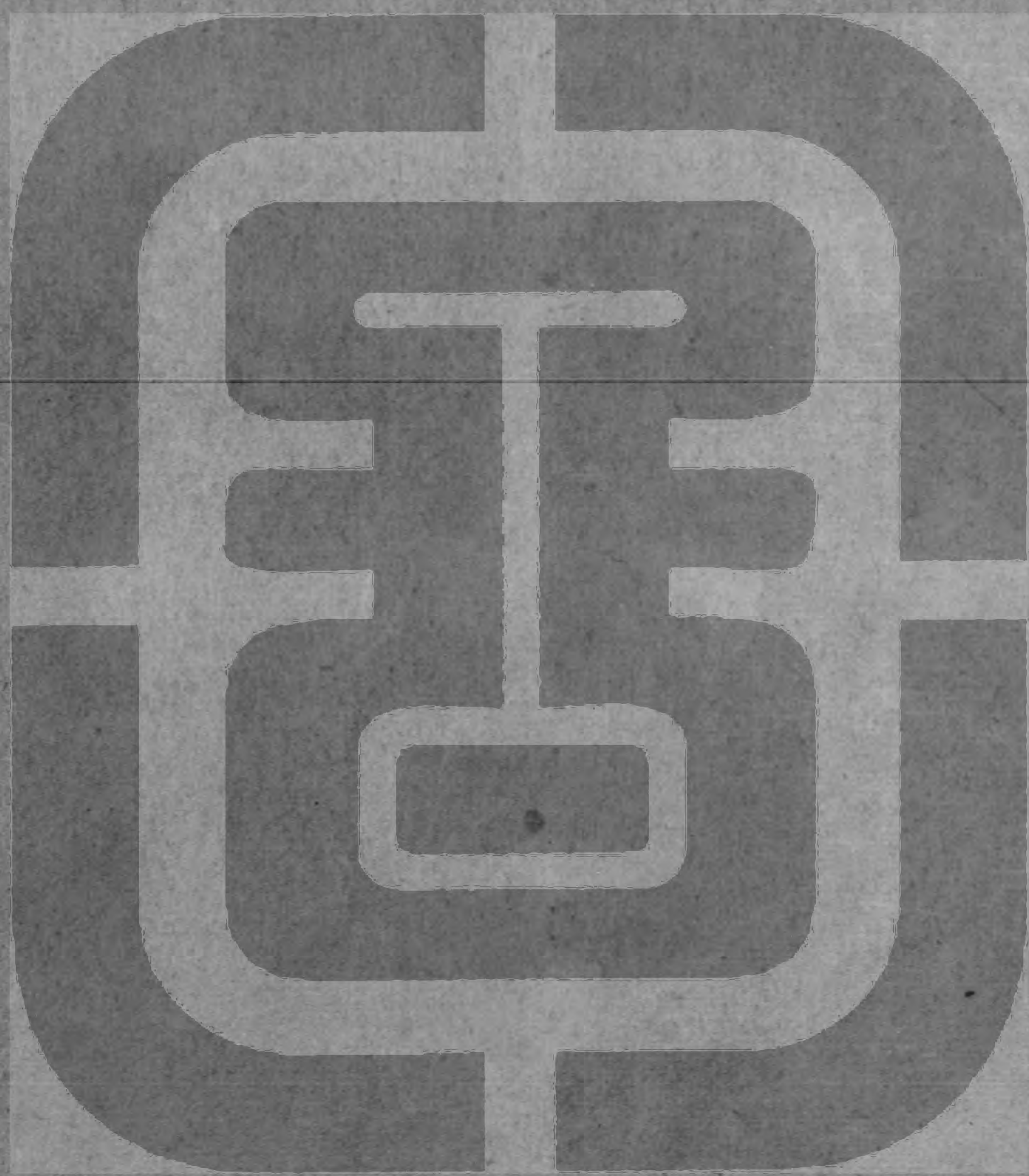


祖龍學集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

雜文

歐陽文忠公除吏部侍郎告詞 時為知制誥

先皇帝遺大投艱于朕躬俾守宗廟暮年于茲惟是三
政事之臣輔朕不逮以底于治嘉乃勞止是用疇庸推
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叅
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封八
百戶歐陽脩精識照于古今高名起于日月文之以禮
樂濟之以公忠頃在先朝預聞大逮予嗣訓之始繫爾
定策之先屬哀毀之過差感疾疹之甚美鑿禱備至氣
詔康苟非與在之艮局見仰戒之懿宜峻天臺之秋庸

晤國棟之際褒德懋公于是乎在爾其夙夜懋勉左右
弼諧用又我王家爾亦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可特授
行尚書吏部侍郎依前叅政知事功臣散官勲封食實
封如故

為病設醮青詞

臣聞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惟時上天鑒厥下厥下克
寅威罔惟無咎悔亦用集于多祉茲臣固常聞于師而
臣愚不明勿克率厥道以庠于休反肆志不類允宜速
災置于厥身今天謂愚無罰而猶降疾以告戒俾怵惕
其心而臣夙夜靜惟先王之訓儆懼不怠尚克惠迪以
終有慶以承夫惠惟天聽在下必聞臣之言天而既告

戒矣臣亦既儆懼矣實期藥石所治以即康寧臣其有
逾今日之言惟大罰不敢追臣無任懇禱之至

進士策問三道

第一道

問古者井田之法什一而稅國用足民食不匱雖有凶
荒兵革而民無菜色者矣 國家富有天下農田至廣
賦稅亦厚益以山澤之產醜泔金珠犀象之利又征商
權酷獲其饒無凶荒兵革之事而國用不足民食匱者
何也子極言其所以然而陳古道以教我

第二道

問儒者言聖人則必有夫孔子孔子之刪詩書定禮樂

賁易道脩春秋謂之六經茲固萬世不刊之書也孔氏序書則云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今之所存可考矣司馬遷作史記則有五帝本記孔氏又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司馬本記則首黃帝刪紀亦既有異同黃帝又復不同二者差殊豈無得失聖賢之旨子其辨焉

第三道

問夫子之文章著于書載于傳所以垂世立教不為空言也其有並出書傳而旨遠不類非質于博識通儒則不能無惑且如書云兩造具脩師聽五辭及稱子路則曰片言折獄其由也與人若會于夾谷云有文事者必

有武脩及對衛公問陳則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僅以兩造具脩師聽五辭則由也片言折獄何為而稱之苟有文事者必有武脩則衛公問陳何為而不對茲固學者之所常沉研耽味也進問其說以附于經

與盱江李泰伯五啟

其一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酷熱以來氣體何如驛置相望不遠千里無階披奉祝增詹企法掾連君錫僕之故人有文而善與人交泰伯見之當相得以驩矣千萬善愛慰此多憶無擇手記頓首泰伯先生六月十七日

其二

無擇啟累日前軍校過敝邑得泰伯所示書承起居無他為慰甚深也慶曆良言皆極當時之病真醫國之書耳使令相天子宰天下者聞其言而行之何憂乎獯鬻何患乎拓跋氏耶無擇疎賤不得言于朝泰伯又俾附寄永叔即須良便致之也君錫行日曾託奉書必得通上無擇近作愛堂銘與文爽序石君錫處宜枉觀覽因風幸示可否之秋署千萬善愛不宣無擇再拜

日二十六

其三

無擇自來淮楚以地遠且少便復吏事無餘暇故不得時：拜書徒自愧頌亡已足下之門人高第者曰陳生過聽不佞遣介走數千里惠然以書見抵且示策捧

覽之際覩生面目茲足下之不鄙遺我而俾之相示也顧愚何足以當之推轂之教豈敢不勉趨奉來由惟祝善愛諸懇可期面會茲不布萬一無擇再拜泰伯足下

四月九日
淮上書

其四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無擇嚮者居憂丹陽辱書者再兼承見寄長篇及賦不任感仰然以道途阻遠少遇信使無階致誠而望風依、靡忘終日也去歲過洪井見建昌牙校首詢動止且將問附乃先生赴范杭州召已行矣又不得通區、于左右今陳秀才人來捧所貺手尺具悉起居如宜差慰詹渴萬一無擇方此奔走披晤來

日仰祈千萬為道自愛愚懷所望無擇再拜泰伯先生
其五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言念久不附問惟劇詹馳夏未抵
表即欲致記竊聞暫車寓治洪井及詢諸相識乃云他
適蓋傳聞之不得當的耳介至忽捧手墨承體局休佳
殊慰區、敬郡已作學更三兩月可成當須坐邀長者
來此為後生唱道此乃時專遣人禮請次謹先此咨露
秋涼希千萬若時加愛懇、無擇再拜泰伯先生
二十三日

知袁州日謁

仰山廟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

仰山之神大江之西

袁實小邦于京師為遠地近世守茲土者多不選任重
人非不材與有罪為時棄逐則不至焉無擇不幸既不
材且有罪其小邦遠地固所宜處既至州三日與吏民
相見矣然念維小人不可不務為君子盖有志于君子
則不以進退遠邇易其慮竊惟幽明之際神人相依人
克事神以誠神必祐人以福苟無擇政有繆盭勿協于
極以傷其和神其降罰于無擇之身罔敢忽尤無作水
早疫癘蓄害百姓尚饗

祈雨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 仰山之神惟袁之民

庇於神舊矣。今天子以無擇有罪，俾守茲土，曾未期月，民以旱告，無擇殊不知所以獲戾于神，豈神以朝廷謫無擇之身，尚存餘責而神責之于不然，何當雨而不雨，使千里之內戴目而望，膚寸之雲以雨，其田疇心憂且悲，將繼之血，無擇儻無罪而神責之不明，有罪而私其責于民，不仁不明不仁，虧神之德，其作霖雨以活百姓之命，厥或後時，雖雨無益也。尚饗。

謝雨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歲比不登，民飢已甚，公私匱乏，不堪其慶。憂田農之家，往之舉息錢以布種，與牛乃克播種，苟嘉穀未秀而膏澤斯愆。

則西成何望焉。無擇不忍見此民將轉死于溝壑，遂有禱于神，蒙神哀之雨，以時降闔境之內，靡不霑足。惟神之德大不可酌，非荐至誠，固以為報神，其有終厥惠，無毀予誠，使民感神之德于無窮，豈不休哉。尚饗。

秋祭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歲云秋矣，百穀用成，俾民小康，乃神之賜。恭脩時祭，是謂報功，神其永庇吾民，食于茲土，不已尚饗。

春祭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仰山之神。歲旅仲春不春，農務東作，百姓有倉箱之望，三時無風雨之愆，繫

神降康俾民蒙福嚴伸時祭其鑿至誠尚饗

祭韓文公祝文

皇祐五年十一月初一日築

韓文公祠堂落成以文安謝

嗟乎公之文章日光玉潔可學而式公之聞望太山北
斗可仰而尊公之篤道自比孟軻可從而信公之經學為
諸儒倡可從而效至于排闥浮圖力抵萬乘先謫于潮
旅移于來遺愛勿泯邦人是思去古雖邈其風猶在無
擇偶以罪譴出守于斯遐想英風築宮以祠乃繪慮鄭
暨公門人賢若湜翱並列從祀比至落成為文以告諒
云英爽其鑿于茲尚饗

祭鄭都祝文

至和元年十二月初五臣廼建

鄭都官郎中墳亭神像落成之後以文安謝

無擇茲以備員出守此土固當首尊文行以勵邦俗則
搜訪前賢遺跡詎可後與于是閱唐人登科記則知公
之名有素觀郡庠雲臺編則知公之詩有體得佳城之
故阡則知公之跡可仰故卜以吉日高宗廟諱以墳宇繪以
亭像敬率郡僚以文告焉嗚呼公之生也其亦人中之
龍也而亡也其亦星辰山嶽之歸也則夫所以脩完墓
宇者緊欲勵此邦之俗而俾後進之有所繼區區之
文靈其鑿焉尚饗

鼎州桃源觀題名

皇祐四年正月自廣東憲徙為湖北

提刑七月奉

詔改廣東轉運使

予按部辰陽往來再經桃源觀時皇祐四年秋七月已

酉壬戌范陽祖無擇題親書刻于觀中

堵田仰山新廟題名

自廣南東路轉運使以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移

知袁州皇祐五年六月五日到任至和二年十

二月十三日尚書比部郎中翁及替罷

范陽祖無擇准

制祭

仰山神東平費式江夏黃本南陽白文清洛陽林觀盱

江李泰伯榮陽潘及甫河東柳淇偕行至和元年夏四

月庚戌淇書刻石立于殿下饗亭前

謝到任表

元豐六年

神宗召起 龍學典籙

臣無擇言昨奉

勅命差臣知光州已于今月二十六日到任交割管幹

訖者受命以還視事伊始戴恩懷懼撫已震驚臣無擇

申謝伏念臣世系卑微天姿謏薄偶緣尺寸之技誤塵

甲乙之利遂自下陳寔階近侍歲月滋久功效茂聞夙
夜勤勞過咎深積果人言之是速在吏議以何逃流竄
累年飄泊散地俯臨晚節仰被洪私復叨守土之榮寔
出逢辰之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衛覆舜智無為憫臣少被于搜揚察臣
老流于荒裔遠從謫籍復置列藩臣敢不捫心省過刻
骨去非誓殫犬馬之疲勞免擠溝壑之玷辱庶逃後悔
尚蓋前愆臣無任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一

名臣賢士詩一十六首附

司馬溫公送

龍學守陝

狀元呂椿榜龍學第
三名溫公第六名

聲教空岩穴夫君集帝庭辭華動丹宸光價塞青冥峻
德爭推轂榮塗易建瓴陸離寒水玉磊落曙天星得喪
誰先識艱虞困屢經嗟蛇渥洼足漂泊鳳凰翎粉署疎
恩紀甘棠寄典刑仁風思布獲疲俗待綏寧賤子良多
媿餘光每乞靈題名聯土版占籍備民丁種：顛毛白
蕭：壘栢青陌頭瞻皂蓋獨立涕飄零

梅聖俞再詠送

龍學赴陝府

古來分陝重猶有召公棠此樹且能久後人宜不忘君
從金馬去郡在鐵牛傍山色臨關險河聲出地長尊無
空美酒魚必薦嘉鮪天子憂民切行當務勸桑

王荆公和

龍學登紫微閣

同為知制誥臣日

漢：秋陰護掖垣青雲只在兩楹間官樓唱罷雞人遠
門闕朝歸虎士閑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想道家山
却慚久此隨諸彦文采初無豹一斑

又

掖門相對敞銅鑲轍：飛甍在兩間潤色平生知地禁

登臨此日媿身閑浮雲倒影移窓隙落木回飈動屋山
忽憶初來秋向早紫微花點綠苔斑

梅聖俞送

龍學北使

燕山常苦寒漢使涉靈臈路長人馬愁風急沙霰雜宿
造穹廬閑行逢獵騎合獻鮮禿髮馳問驛華言答每食
冰生盤欲飲酒凍榼見其君長時國禮何勤納中朝厚
仁恩四海望闔闔乃知日月光照必蛮夷匪歸來易輕
表賜對延典閣

司馬溫公晚春病起詩呈

龍學

風日正和柔身輕喜病瘳嬾拋殘蠹簡暖脫弊貂裘
客開青眼逢花忘白頭家：好春色何日可同遊

朝議大夫上柱國致仕張徽聞

龍學平昔曾遊潁州西湖有詩以寄之

河勢橫斜帶地形碧油旗旆昔常經驛名未改風塵黑
碑字猶存雨蘚青荐福寺園林僧杳渺擷芳亭州渚妓
娉婷汝南一值賢人降分野于今占德星

龍學和寄王元之郎中詩是時龍學在西京

未持獲節去朝元玉陛猶虛侍從班龜洛舊遊天直上
鷄林新句海中間品流有日歸陶冶逸無時奉宴閑

鶴馭仙遊何處所軒皇冠劍在橋山

司馬溫公送

龍學分司西京 御史臺

人生榮與辱百變似浮雲自有窮通定徒勞得喪分消
愁惟有酒娛意莫如文方文常蕭散其餘何足云

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和

龍學詩是時龍學知開封府

吾家職分是雲山不見雲山不解顏遊興亦難分日限
夢魂都不到人間煙嵐欲極無涯樂軒冕何嘗有暫閒
洛社交朋屢思約幾時曾得略依攀

邵康節又謝

龍學詩

是時在西京

恩深骨髓為慈親義重邱山是故人歸過洛陽舊遊地
白雲收得薜蘿身

又寄

龍學詩

三十年交舊相逢各白頭海壖曾共飲洛社又同遊
展風波地開懷松桂秋兩眉從此後應不着閑愁

曹司勛詩呈

恩府龍學

曹公諱輔字子方登嘉祐八年乙科官至朝奉

郎守司勛郎中號靜常先生

龍學出鎮杭州日司勛為杭州司法嘗舉之

此生飄泊任乾坤南北東西豈更論
萬里欲封防墓土十年重到李膺門
少驚人時千變盡付羈愁酒一尊
主上思賢厚風俗如公終未老邱園

盱江李泰伯題袁州東湖呈

龍學

萬象城東雅入詩半湖雲靄卷殘輝
老龍惜雨慵離蟄幽鷺逢人憤不飛
岸僻自宜安釣石波清誰礙濯塵衣
使君公退便遊此却恐吾皇急詔歸

再呈

郡藏好景有東湖誰道蓬萊遠無路
水底芙蓉謾託根

神龍學集
卷一
四
爭如岸上甘棠樹客來坐見碧波中魚跳撥刺潁尾露
下釣不及呂尚賢明月清風又歸去

李泰伯寄

龍學

衆人皆銳進唯我復幽居慮遠夢多亂身閑氣不舒干
求非祿位好尚豈詩書日夜又日夜霜寒鬚髮疎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一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二

名臣賢士文九篇附

歐陽文忠公回答

龍學手書

龍學未第時發書求教差人詣洪州投下

文忠公時為職官次年

龍學第三名及第

脩啟人至家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
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
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于人亦嘗有人問者
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

媿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敢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
 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嚴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于
 用果于用然後不畏而不避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
 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
 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后世
 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不篤則不知所守：不
 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俛仰徇時以希祿
 利為急至于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
 守不至之學雖欲果于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道又

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懼以迂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
 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

足下所謂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
 到于今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

足下者有幾士則鄉曲之中能為

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

足下之議論者謂誰

足下之言高趣遠好善竊惟

足下之交遊能為

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

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之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

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
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
發為文章輝光施于世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
也
足下惠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時某以為合故敢道
此未知于
足下之意合否

歐陽文忠公又手書上

龍學

脩啟自

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款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

句兼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上而諸君盛作亦聊記一
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
瞻遠實深為限暑熱道路不審台候如何惟冀以時自
愛

王荆公手書上

龍學求教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
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
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于極其書之策也則
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
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

無一焉不諄于極彼其于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年而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也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怵然動于事而出于祠以驚戒躬若施于朋友褊廼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朋敢自蓋耶請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

左右惟賜覽觀焉

王荆公又手書回答

龍學

早學未成而仕：又不能俯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為不肖而得罪于君子者而

足下之所知也往者

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故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于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其小罪不知者以謂好同人之小過以為明智者又以為不果于除惡然後怒者不資此以為言乃某異于此以為方今之理勢未可

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十里之間更方苟簡自然狃于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吾人小者罰全大者才絀一官而豈足以多乎上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為此紛々而無預于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切有意焉足下以為如何自江東日得毀于流俗之士傾吾心未嘗為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為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為于世也人兼

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于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况

足下知我深度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為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為如此而可以無非固天善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為罪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為者來者之戒幸留意之報我以無忽

鄭內翰辦行應奉

山陵加食邑恩告詞

龍學知
鄭州時

英考皇帝馭飛龍以昇真藏衣冠于槁下萬國攬涕竭

厥以趨事而一二蒲輔之臣實奮厥績予嘉尔勞茲有
優數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知鄭州祖無擇老于辭
學術之以仁厚而擁節圖舊率其所部合力以赴功未
益精密無所漏遺廟拊已安宜疇慶典增國舊封衍之
其食以庸制祿茲非懋賞之公乎

李泰伯寄

龍學長篇

是將龍學
呼秘丞

我本山田人好尚與眾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因無幾昨
者應茂才西行覲朝美時當慶曆初選舉實多士茫
帝王州栖：遠遊子攜錢賃破屋乞火蒸陳米戰馬到
即賣僮僕癡難使有時造公卿努力向塵市數步則一

歇長吁乃能起衣冠信質野言語欠婉媚閤人顧之笑
將命見而避往：得所請捨：向前跪何能剖懷抱浪
自慕尊貴：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野夫等麋鹿芻豢
非所冀歸來坐空牕悵悵久不睡埃塵滿鬢髮息惡入
口鼻業已辭吾親中道豈可廢屛勉待報聞愁憂遂經
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有奴來啄問手披聲擇之
刺承命驚下床赤脚誤穿履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
名顯官且達見我當何為再拜謹就席熟視知可畏昂
昂貌甚古崖石掀氛翳渾：氣甚和璞玉無芒銳高談
貫先哲雅意在茲世昔人相遇間一言猶合契今吾于
擇之寧假再三計自此君往還中心茂疑貳如熟息廣

厦如飢烹盛饋君授南康守舟維蔡河涘我館汴之陰
前去路則迤時：結帽帶瑀：尋英軌衆人嬌綺羅相
對紉蘭芷朱紵自三嘆笑殺彼鄭衛王命有期日都門
一反袂君行劇鴻軒我處近匏繫曠日及孟秋皇慈始
收試崇：九門開窈：三館秘主司隔簾幃欲望不可
跋中貴當棖闌蒐索徧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地
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備少小學賢能謂可當賓禮一
朝在檻并兩目俱眇眇捉筆析所問移時數千字讀書
取大者織悉或靡記炙背雖自竒寧當至尊意龍馬騰
大衢駕駘合羞死量才與揣命坦蕩更何事振衣托歸
舟河流迅派天淮清江且平踰月在枕几及過廬山南

不復止詰朝問無言目暝口齒閉號呶諸孫兒雜查大
鼎沸嗟哉當彼時誠恐弗可諱醫師相急熟巫覡兩經
緯藥草極酸辛法術殫恠詭薄暮乃復蘇踰旬僅知味
方茲戀庭幃旋已對獄吏試言其所由內省亦無媿有
人同州閭發迹自徒隸竊彼儒衣裳曾忘小材技突如
游京邑欲以干明睿朝家焉可欺羈旅謀自濟乃造黃
紙書便取青袍衣乘船歸南方歛板謁當位自言章奏
竒目籍官官勢詔文降自中宰府不預議既然能占天
且曰善興利江淮一經過郡府十不啻列處爭逢迎莫
能思處置轉運苦愛竒得之如國器故使按坑冶庶可
長才智小人靡忖度假寵愈放肆行符索吏卒園印發

傳述閭閻望塵拜州縣從風靡遮道結繒絲鋪筵寒味
 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為典刑獨自誇爪觜
 在昔秦無人繞朝贈之筮策繫我非聾瞽碌々寧不恥作
 書貽諫官奸詐患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取其偽是天
 知計窮誣我以罪戾上官猶眩我準例皆拘係幽々固
 犴中憤々爭競裡周旋二千日乃克見巧 畫地尚不
 入叢棘曷可寘惟茲謝吾母幾不全髮體教道亦難行
 凡庸豈同志吁哉養英材徒以釣積毀篋書歸敝廬庠
 門任蕪穢去年仲夏後盛暑若火熾郊園有餘爽蔬果
 聊可嗜時復觀田疇畢力奉耘耔人生但飽煖此外皆
 淫侈思非一日欲去無獲翅俄聞遷黃州又說丁喪制

古來聖與賢誰不遭醜詆蜀日駭狗犬夏鼎愁魑魅人
 壽有短長孝子謾憂思滅性經所貶節哀禮為是矧夫
 王佐才簡在唐虞際揚名以顯親報德豈不諱加飯苟
 如願蒼生猶有恃適時匪我長才朽乃所擬道義果勿
 充富貴反為累回憲本無官桀紂焉得比俗子但相非
 吾心已居易近者遊葛陂念君在襄泉作詩布幽懷讀
 之勿強鄙

龍學脩袁州學記

本朝慶曆中

詔天下郡縣興崇學校皇祐五年
 龍學自廣南東路轉運使移典袁州下車之

伯撰記刻石以識其事京兆章友直篆額河東柳淇書世號三絕熙寧元豐間館閣第天下學記以來州為冠

皇帝二十有三年

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教闕疏亡以稱上皆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陘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上燥剛厥位面陽

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借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高宗諱諭于眾曰惟四代之學

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闕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揮禮樂以陶吾氏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

且有所法是惟
朝廷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
之羞抑為

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

袁州教授童宗說字夢弼春祭

祖龍學

龍學祠元在州學右廡之前郡庠時祀之偶
坐而配饗者通判陳君侁也

維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十有一日丙
寅廸功郎充袁州 學教授童宗說謹率在學諸生以

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前太守龍學祖全之靈

公學為儒宗政為吏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皇祐五年來刺

有文翁閩有常衮千載相望壅培道本廼築新宮祠韓
退之山斗昭揭俾民不迷乃設絰惟延李泰伯勒記在
堂其光有赫乃修賢墓表鄭都官忠厚之教如珠在盤
乃開東湖立廉遜亭遜亦作巽造次顛沛率人以誠既作泮
宮既多受祉報政還朝潤澤豐美遺愛迄今百有七年
所憇所爰甘棠在焉士民思

公若慈父母雨露既濡選牲為酒僕忝教官再拜祠下
薦以馨香配以別焉

公少留猿春鶴秋無我數遺此邦是府尚饗
張尚書字定叟重修袁州之學舍萊祭

祖龍學

尚書移其祠在州學講堂之西郡庠亦繪尚
書生祠與

龍學祠堂俱焉學正孫瑾代作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冬十有一月庚申朔初二日辛酉通直郎權發遣袁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張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建學太守龍學祖公之靈惟

公蒞政詳明富學粹深皇祐五年來自禁林環瞻學宮

地隘于偏至和甲午乃克定遷生徒居西祀宮其東殿堂門廡屹然邃崇厯載深遠圯陋勿治代或更制寢違雅規士莫振耀喟然永嘆豈無伊人孰意在泮杓視事三日肅躬祇謁顧視廼陘惕汗背決廼議經制一新輪奐緬想遐風頓還舊觀工既畢事禮嚴舍萊載繪遺像雍穆如對廼立

公祠廼頌

公德邦人之恩是儀是則由今視古忝繼邦綏作新斯堂以詠所爰率僚告成諸生在庭酌以清酌薦以惟馨公靈所之星辰河嶽願言未燕以開後覺
尚饗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二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三

家集

祖仙傳

華山鄭隱撰

祖岳字景山別字伯高其先深州安平人父諱仲儁任
 許州觀察判官在職在能名開寶中太祖召拜右補闕
 通判成都府知賀州廣南轉運使久之以疾免居于許
 岳幼喪母哀毀過于成人年十三讀書尤嗜易與長子
 及長編覽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陶隱居真誥超然
 有出塵之志乃白所親願不婚娶補闕卒岳哭泣晝夜
 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親友強以淖糜乃不減性

服除舉進士不利于春官氏一日有白衣書生詣之此與語儒學之事相得甚歡終夜不寐他日復來書生謂此曰觀子神氣秀異可以絕風塵凌烟霞無死于儒學當思脫世俗之累為佳此曰少有志焉病未能也今日之遇先生非天之所啟耶書生曰子能從我遊乎此曰父母既棄養矣內無妻孥之累何往而不可書生亦未之信也言訖輒去或經旬或踰月一來此事之彌謹書生屢與之期此未愆素書生見而益喜且曰神仙惟有志者可學子能如此可以學矣此問書生曰先生何居乎書生曰我所居非遠又問果何處曰王屋山此初得辟穀之術不食者三年聰明強記日甚一日顏貌

潤澤見者異之後與書生偕入王屋山居數年從兄岳通判河南府會王屋縣宰與補闕有舊因託訪之延致公館見岳曲盡事兄之禮贈以衣服等物止取淨巾一條餘悉不受每宴坐靜室終日不語好為五言詩多述神仙事已而輒焚藁或問山中何以度日但笑而不答住幾月不粒食惟日飲醇酒數升而已時岳方出此謂門人令狐圓曰兄非晚當有內艱吾不可久處此今往矣寄語吾兄善事太夫人無以弟為念終三月岳果丁母憂既去乃入華山時有人見于懸崖峭壁之間如履平地少年追躡不及遠而望之見其入石室中比至其處則與石室俱不見矣景德初成都道士謝又元遇

于峨嵋山下又元善飲酒此相與詣酒家飲七日不歇
又元極困憊此畧不需醉吟嘯自若俄覺異香氣氤襲
人遂探懷中出一物如碧玻璃其大如橘以授酒保揮
手謂又元曰爾其往哉吾亦逝矣又元將別再三問此
名氏答曰吾祖伯高也俱出酒家行十數步又元回首
已失之山下之人謂之祖仙後莫知其所終

熙寧元年春三月從孫無擇立一石

跋一

予嘗讀九天生神章廼知為仙之道豈易然乎或名在
僊籍或骨象合仙或轉輪終歸仙道其致一也要在養
其氣存其神保其命固其根世人不知此故中道大忘

深可憐者

祖公宿種善根長而不娶又神氣秀異有志于道豈骨
象合仙者乎書生異人也故與同隱王屋山絕風塵凌
烟霞後入華山時：有人見于懸崖絕壁間如履平地
非神存而全者能若是耶予老矣每覽真誥及神仙事
跡未嘗不掩卷興嘆但骨凡氣濁莫能繼踵于前人所
可喜者比遂退伏得放浪于山水間採芝餌朮以終天
年亦無恨矣 將仕郎祖護以

高祖石刻示予丐跋其後故書其略云時紹興癸丑季
秋二十四楚山道人蘇覺尹道書川中蘇運使是也將
祖德恭之子此
乃護之高祖也

跋二

祖伯高少有超然出塵之志長與異人書生遊已而仙去後

從孫龍學公繼其本末刊諸堅珉以傳不朽今夢傳宣教伯高從曾孫也遠示傳刻俾跋于後披卷仍覽賢師蘇公先生題字歷陳為仙之道蓋亦盡矣濯晚生後進性資凡陋徒仰

祖仙之清風欽詠蘇公之辭翰又安敢形容其萬一哉紹興癸丑初冬二十有五日雒陽王濯再拜書夢傳

字也別字吉于

跋三

世之譏學仙者以為繫風捕影是徒斥其末而不究其本矣文成五利少君樂大矯誣惟誕者此固有之廣成安期赤松羨門飛升延永者果可謂之無耶故瀨鄉記記得仙之法凡三十六會真記論成道之門總二十五顧性質學術積累功行如何耳孰謂仙不可致歟祖仙傳懿行炳然固有明證足以間執譏議者之口俾世之人洞然勿疑

龍學祖公以其傳而刻之金石闡耀遠祖之景鑠功亦懋矣紹興乙卯三月一十四日祥符李平仲題

跋四

葛稚川著內篇論神仙事甚詳其門人滕升問曰先生

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遂歷
叙數十百人為之傳以告之則神仙之有無固不可以
臆度也觀

祖伯高與異人遊且謂其神氣秀異可以絕風塵凌烟
霞其後卒以仙去此稽叔夜所謂特受異氣稟之自然
非積學所能及者秦皇漢武終身求之而不得又吾儒
力詆其說有係風捕影之誚皆中庸之論愚于祖仙
蓋有感也鄉人秋卿同官昌元乃伯高裔孫暇日以
龍圖公所書傳見示因識其末紹興己未二月中醉日

河南席登

護為昌州
司理日

跋五

道家言比干曾參並為仙官故知忠臣孝子誠貫天地
必享不亡之壽彼崑以煉形服氣經申之術求出世者
亦勞甚哉

祖仙傳載其童子時居喪為聞孝至七日不勺飲又以
事親勉其兄

龍圖公泰山先生之門人故其所立石有補于世教海
陵查籥元章書荆南查運
使是也

跋六

世以儒道釋為三門殊不知仁義清淨圓覺其歸于一
揆持其所入之異耳觀
祖伯高天性孝悌神氣絕塵蓋其根器深遠心與天遊

故能躡虛超詣如此彼黃冠方士朝夕整衣焚香區
于散藥書符呼吸納而流浪于利欲者乃曰我欲學仙
吾不信也紹興丙子三月十二日莒山續感宜都燕居
軒書續吏部是也嘗師京南後為茶馬
都大乃荆甫狄密學之培與祖護

跋七

白居易有言以儒飭身以道養壽誠哉是言也

祖伯高幼嗜儒學及長脫俗遂為神仙中人飭身養壽
始終如此居易之言伯高其得之淳熙丙申正月十七
日高平范炳文晦叔書

跋八

安陸連壘恭檻淳熙三年季夏朔連邵州是也安州應
山縣人顯謨閣學南

夫之子庶之姪孫庶字君錫昔
日龍學與歐陽叅政嘗同薦舉

跋九

祖氏素稱名族代生偉人至于君則為列仙蓋其積德
有自來矣夫傲睨烟霞糝糠萬化曼閱千載猶一朝夕
此豈今日慕仙者可得夢見哉伯玉自清溪載華山隱
者所作傳來三復舊刻不能釋手俛媿塵滯感嘆交作
淳熙六年八月一日東萊蔡武子書于江陵城西羅臺
僧舍伯玉奎之字也資州朝議之孫衍之
族弟也其奎之諸子今居荆南清溪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三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四

家集

狀元紫微始末

公諱士衡字平叔侍郎第四子十八歲殿試狀元及第因有官移為第二人是時試清明象天賦明徵定保詩盛德大業論祥符九年也尚書李宗訥之壻後娶太師向文簡敏中之孫女唱名日文簡在

殿上拜謝歷秘書省校書郎戶吏二部郎中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右司諫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向文簡薨恩及外族例加一官特授起居舍人晏殊行制詞有告存焉錄之于後天禧四年八月除知

制誥乾興元年七月出知吉州任滿歸京天聖中奉勅
勅撰向文簡神道碑銘卒享年三十六有西齋話記一
冊姪孫德恭任資州太守日嘗題跋云每覽叔祖話
記乃見編次有序記述甚詳其間告戒亦有深意使人
讀之當銘佩其言不可遺也書於資中郡舍坐嘯堂時
建隆二年八月初四日也其餘所作之文頃遭兵革散
失而僅存一二今編而次之略見其大槩云

起居舍人告詞

勅故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孫女壻朝散
大夫行右司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同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司上輕車都尉祖士衡早以雋名擢于上第上

文合雅繕學宗經登冊所以紬書佐地官而治賦亟升
華貫絙著時才眷吾輔臣惟爾外族奄茲淪謝增用憫
傷爰降寵榮及其姻屬特遷史秩無忘欽承可特收行
起居舍人時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太子舍人臣
晏殊行天禧四年四月日下

紫微撰西齋話記共三十五事

蔡州褒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
子者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容貌常若五十歲
人去邑城十數里有田百餘畝歲自耕耘力不
懈凡春秋田率只種一色是歲所種之田例必
倍熟凶年亦獨有收而多辟穀歲所得常募

里中尤貧乏者輦負就寄其家約日與之饘粥之費以充傭直鄉人服其義勿之欺也久之人遷一處凡不數四即並盡矣未歲復如之未嘗言事未嘗干人或疑其有道術輒哀祈之者乃避遁逃或旬月或徑歲不可見矣大中祥符初令太府少卿蔡汝曲郡下車之日首命牙校邀之言前守眉州遇青城隱者託以達信堅為牙校所迫不得已偕至郡齋每行必杖策先其牙校牙校鞭馬逐之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蔡卿盡禮迎佇略無留意問以化民之道修身之術對曰六籍載之備矣外復何求承間訪以

黃之白之事笑而不答數日求去蔡卿欲厚遺之悉無所受既歸故居語其鄰黨曰吾將遠遊亦未期廻日幸自各努力也一日挈其潛去于今莫知所適耳

太平興國中相國清河張公齊賢為江南轉運副使河南向公敏中通判吉州有水軍小校彭仲女者善表許之術言二人皆當位極人臣富貴而復壽考張先升而不久其位向次得而寢耐後向比之張官較一資壽少一歲既而二公果相繼登庸張終于司空致仕年七十三向以左揆終于相位年七十二

國史補云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然後文采煥然今則不然矣未知何以言之

翰林李學士宗諤休澣與子弟家讌有太常丞劉仲宣是日預會酒酣因探題聯句或徵故事為令以俗語捉對李氏諸子中昭述者時年十歲歲飲酒先醜顏而劉承思苦抽軋與徵改頗有難色偶顧昭述欣然得句云三杯酒後眼睛赤述應聲答曰一度令來唇口青

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修藩臣之禮禮成辭歸而叙感遇俛伏流涕且曰願子之孫孫盡忠盡孝

太祖曰但盡我一世盡爾一世子孫亦非爾所可及也

予姑程氏孀居誓志携其孤幼未依先大夫淳化中

先大夫任通判河南府姑嘗染疾沈劇久之方愈忽夢有力士十數持符扣門追揖甚急將行十許里至一大城入府署中見一尊官據案供事左右侍從甚嚴肅尊官云此人且去命授與白絲一結今日數一莖數盡即未至咸平三年先大夫棄養予奉姑氏寓居蔡下是歲姑復夢向之力士追揖洎往見尊官復遣于還一與前無異而再以絲授之其大一箸許纒踰月而姑

淪逝

祥符乙卯年馬亮侍郎知荆南罷赴闕語朝士云在任
 日一日午際有一道流詣郡署求相見闈者以
 視事才退請謂非時固留少頃以須府公再出
 道流曰故知潭州劉師道學士薦某求見馬候
 劉已為衡山北門侍郎矣今日禮上某適赴會
 退而未此闈者方驚訝其言忽失所在

三司林侍郎特言咸平中為殿中丞判戶部勾院奉命

京兆府與府公張侍郎詠時為戶刑部同定監法張延

於解舍忽一日絕早相過云夜來夢一大寮經

由名書吏脩刺通謁書吏未至亟自染翰洎畢

視之乃誤結銜為禮部尚書凡三易之而皆復
 然莫知何祥也後十三載張竟終于大儀

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川道士曹若虛者善鑿尤得

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經日

而心間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

可救若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哭泣引鍼之之

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云始都若夢遇故夫相

隨出郭外忘其姓名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

草莽輾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為一物刺中其足

不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爾郡人競訪若

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黃帝鍼人邪穴也

若虛伯今尚藥奉御姚可久之師耳

予先人敝廬占數蔡下郡人有與家兄遊者忽夢有人自京師至言科場事其人問祖家二秀才安及第否答曰已成事人問三秀才士龍及第答曰滯他不得其人曰滯他不得是何言答曰先食祿時天禧二年也未春二兄長果策名而適拘選限三兄長不利而歸都不測前夢何謂矣秋九月予自小諫選中諫長冬天子有方望之事得以三兄長之名上奏恩補右職即時受俸乃思已成事滯不得先食祿之言不差矣

太尉文貞王公左揆文簡向公並久在相位以疾以年

累乞罷退上悉堅不允前後抗章非一至遣中使傳宣閣門道進司不得受二公表狀君臣終始恩顧近世罕及也

內殿承制鄧雅有後將命四方自題姓名云登邑誰不言安牙在左邊郵亭廐置往：有之

戶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性詆諧累居許省同列多罹其善謔戶部判官上官必因戲曰石君萬君何人奉奈口何石應聲曰下官口何干上官必事又初為禮部郎中謁謝時執時執戲之曰今為正郎莫須不同自前也石曰某雖塵忝此可改常况告勅之內並明言之時執因問告勅內

何言也石曰可授尚書禮部郎中餘如故

孟氏在蜀末年因除夜自書桃版云新年納餘慶嘉節

號長春是歲果主師受降以呂餘慶知成都長

春即

太祖誕節之名也

內臣張繼能頗知書嘗總戎兵于靈州屬戎寇圍城往

歲不解繼能作詩云夜聞塞外鈴聲苦曉聽城

頭角韻哀不是感恩心似鐵何人肯向此中來

金陵瞽者王光贊聞人言音知其貴賤休咎號為王聽

聲太平興國中先大夫為贊善知句容縣時

故叅政蘇公甚貴易簡初命將作監丞倅府事

光贊言蘇公甚貴若年過四十即爵位不可涯

也至道中先大夫為尚書外郎通判淮陽蘇

公以春官貳卿自鄧移陳方年三十九強盛無

疾晨接賓僚方退踞于廳事之後俄頃不救時

十二月矣前去四十不累旬也因思光贊之言

一何神耶然聞其爾後言事則稍稍矣

執金曹翰自方鎮黜居環列嘗為言懷詩有曾因國難

頌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之句頗為時人所許

廉使錢公若水善知人太尉王公旦始直史館錢已同

知樞密院每見而嘆曰王二他日窮極富貴世

無與比翰林學士李宗譚新登第大有聲望皆

謂可繼其先相國之獨錢公云李玉文行何官不作而恐不滿五十歲咸平中錢為工部侍郎知開封府李與梁顥趙安仁並命堂誥錢云三舍人將來皆不及趙其後李梁並終翰林學士諫議大夫李年四十九惟趙叅預政事官至右丞壽六十一

廬山遠師結社之所東林寺有池極大每歲芙蓉盛開之際而今之郡人洎鄰境士庶以八月一日為期競集于太平興國觀捨施甚多號為蓮華會而都不露二林矣主事僧但自以常住飯兩寺緇褐為遠師作忌日齋爾

大貂武惠曹公彬盛德殊勛冠于當世而謙退謹靜稟

之天資嘗因侯對處于內殿幕次導從悉屏于他處蓋畏人知也俄有使臣數人率銜命外方

未嘗識公者因褰簾而入一揖而坐各恣談笑

久之因公曰賢甚處得替疑脫周字未公不得已曰青州

得替又曰合入遠近差遣公曰遠近即未知復

曰彼此班行何消藏機應是已有好勾當處又

果然是果然是乃問職位公曰某即樞密使曹

彬也聞之並狼狽奔迸而去曹公未嘗形于言

而京師尋悉知之蓋其中自有以語人者

屯田胡員外寂言四十年前有供奉官楊忘其名乃節帥

楊義所謂楊瘞之弟為湘潭巡檢年甚少因至
 衡山乘馬入司天帝祠庭又于諸殿焚香不甚
 恭肅及出門墜馬而卒後有夜見被甲持戈步
 遶繚垣稱為巡山使者今之祭醮衡山者皆設
 巡山使者位即其人也

真宗好文嚮學政：不倦祥符天禧之際宸章睿藻宣
 示臣下者不間于三五日自宰執至貼職于三
 館者皆得預賡載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梅詢
 出為陝西轉運使奉辭之日向奏乞遇有聖製
 欲令勾當三館中使劉崇超錄本附遞至治所
 庶得和進恩旨從之

祠部江嗣宗郎中為夔州路轉運使奉詔討谿蠻平之

獲先被掠生口千餘人有谷伴勇者江陵松滋
 人也始年十歲為蠻人所驅入山洞間見本邑
 鄰居夫婦抱一子纔周歲爾亦在劫中以其失
 婦潛謀遁歸並殞于白刃之下而棄其嬰兒伴
 勇即收之而行得在一田斬斫家蓋其官充給
 使伴勇養視其嬰兒甚至日食以山果或火食
 之稍甘脆者出則以布襁負之田氏亦憐之而
 不害也凡四歲而挈之以歸得各還其家噫童
 子而知為仁義也

叅政趙侍郎安仁言故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充淳化

中嘗染疾一日恍惚若夢中被人召至一府署
 中云命為山林主者掌世人之先代亡靈久未
 生者登廳據按僕使史胥至多簿書委積于階
 充甚駭焉意謂已死矣左右云不妨陽間掌
 事但不可洩于人爾因問充之先代何人尚在
 忙左右曰並已受生又問妻族何人尚在此亦
 曰已受生矣因問馬家何人尚在此左右曰有
 叔姪數人未得受生充曰何故也答曰為證口
 舌事未了馬氏者蓋充之內子前夫之家元固
 不知其家世既寤亦不敢言之俄而疾愈因暇
 偶與內子言馬家骨肉為事何若答曰亦皆如

常因語其性善惡答曰餘無他但諸子或忿爭
 即好于星斗下焚香作呪誓充默然心知乃言
 口舌事驗矣充自爾每月率三兩次如夢寐中
 至冥間涖職積一歲頗厭怠之且慮久而不祥
 乃與親友言之由是不復往矣大中祥符初始
 以疾終

叅政又言應舉時素未嘗至中書也而忽夢入一公府
 升堂皇而決事迴顧堂後室中有四婦人並坐
 既寤思之都莫曉矣爾後由翰苑叅大政赴本
 廳上事恍然宛同昔歲之夢而凡四娶焉
 狀元梁固予之朋執也天禧丁巳歲三月遇疾而逝予

往弔之有女使如玉者卒然而偃仆于服舍如
中風眩之狀因作靈語如玉人而言音酷類
狀元狀元汶上人也且戒家人曰勿用悲啼吾
到此極快樂已與先內翰相見冥間喜吾至錫
賜甚頻又得第宅在田器四鞍馬僕從近二百
人今為陰山諫議矣汝輩凡上食燒錢須呼陰
山諫議我方領之或遇號哭即言學士恐外人
聞之以為笑也又予與石中立集賢恰義于外
將共出俸錢以充喪事如玉又于空中云可自
貨却馬更家間收什亦恐得少許國家恩賜足
以了得送葬不必更煩祖石二學士也俄而中

使傳宣賻錢百千羊酒等及貨馬自餘家資果
能營辦又曰可掃廳安椅子劉筠舍人未矣食

頃紫微至又曰後事並託祖學士然正字年小

且與撰遺奏愾切陳乞

正字名迷狀元之弟亦合得五貫

俸錢且相兼支用因思正字未有料錢若是改
轉大祝奉禮厥俸數亦不同表既上朝旨與在
京差遣得監鑄錫務特添支錢伍貫文既擇日
小斂家人出鉅數副將置壽木中予以恐人
之所覬覦因徹去之家人並不知矣如玉又曰
祖學士不欲以銀稜椀楪入棺何不换三兩副
素添器著時俟狀元堂弟名逸會葬未至雖閣

棺尚未施釘如玉又曰有一物當面甚為妨礙
 啟棺視之乃有贈作綵一束橫在面又如玉素
 不識書因索茶狀元素好事惟茶器必自為鑰起坐自開點
 啜一甌訖依前封之命筆題署一與狀元同于
 今尚在類此之事甚多皆不可測凡三日而愈
 若酒醒者自云不記矣

海州觀察推官韓炳言嘗為隴州從事會知成州屯田

員外郎劉保衡經由召食不食葷肉因語在郡
 日有屠者宰一豕既去毛而舉體有黥俱若人
 之文身者眾聚觀之中有一鼓刀之士慘然曰
 此某之兄也死且二歲諦視所判魚龍之狀宛

然及有文字歷三可驗乃以善價贖而瘞之此
 家遂罷其業保衡感是而不御肉

相國上谷寇準始平馮公極唯不為禮部而皆徧歷吏

兵戶刑工部尚書叅政天水趙公昌言亦不為
 禮部而徧歷五行侍郎相國廣平宋公琪自諫
 議拜刑部尚書叅知政事不歷丞郎給舍太原
 王公欽若自學士左正言拜諫議叅知政事貳
 卿臣公祐之自右史掌誥拜諫議並不歷郎中
 員外中憲趙公安仁自學士工部員外郎拜諫
 議叅知政事內翰梁公顥自司諫掌誥拜諫議
 戶部使中憲劉公筠自學士兵部員外郎拜諫

議副翰晏公殊自學士戶部員外郎拜左庶子
充職並不歷郎中

僧贊寧者頗有學問近代罕有其比者僧史言今之車
駕前中使乘馬擁抱以繡帕覆之者俗指為駕
頻贊寧乃云其中有人王經一部蓋不知而妄
作也此乃大朝會時殿中御座爾其形如杌子
予讀高僧傳有杯渡者不知名氏時人莫測之但見以
木杯渡水因以目之今其傳因事當指名之可
云師或云和尚或以杯渡兩字呼之亦可辨矣
而乃十餘處全只稱度以實單名者此誤為矣
亦猶今之鄙俗有談開元天寶時事指明皇自

稱宗者可絕倒矣

阮都官中度言陳詢為太子中允嘗夢人語之曰爾之
官止于此矣既寤甚惡之而不敢泄後遷太常
丞方以語其妻翊日染疾而逝

宋尚書白 為貳卿日嘗夢于一水邊見一人立于水
南其人隔水輒拜白曰素不與足下相識何故
下拜對曰無答拜某是將來狀元侍郎即將來
主文也後累年尚書果為侍郎主文以王世則
為狀元及瓊林宴日視之狀貌乃昔夢中所遇
人也因問其方來則曰某湖南人也
王叅政化基未及第時常于齋中晝寢甚美忽為鼠嚙

其指覺而遂起良久寢所墻倒自是家中不令
畜猫懼其殺鼠也

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俾以一時中的而
已如李端于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
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善則善矣而鑄錢
乃比鄧通爾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大
凡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思究便率爾而
用之往有悞矣只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八
翰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
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屬為諸父善文辭尊重之
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褒

是宣帝時人邇者王禹偁作筍詩亦云稚川龍
過頻迴首認得青、數代孫稚川即葛洪之字
投杖化龍乃費長房爾蓋是使葛陂之事此乃
不思之由又孫僅傳巖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
功業煌煌照古今且傳說已非刑人蓋當時有
胥靡修築岩道而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資
是為胥靡傭賃也豈可謂說為刑人哉

廬山者按山記并郡圖言匡廬山本周武王時有匡續
隱居此山學道歲久屢徵不起仙而上升至王
時以其結廬之所賜號為匡君靖廬山今山下
有匡先生廟存焉乃匡廬只是一山也近張景

匡先生詩叙引葛洪所授五嶽真形圖記云黃
帝署廬山為使者是黃帝時既有廬山又取張
密廬山實錄云因廬水而曰廬山也是山本名
廬而因續曰匡也唐李衛公望匡廬賦序曰望
匡廬之二山則不指其所出莫得而詳焉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四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五

家集

紫微祖士衡字平叔

撰呼延告詞加食邑乾興元年二月日

翊衛雄勇功臣捧日左第三軍都指揮使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高州諸軍事
高州刺史御史大夫輕車都尉永安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一百戶呼延必顯

朕奉馮几之訓言肇登宸極眷執戈之營衛時舉徽章
庶使勞臣有以知勸惟爾名登勇爵志達善經居然御
衆之林蔚有訓戒之效入奉周廬之警出嚴杓服之容

純誠可嘉茂渥宜及增其視品進以爰田勉報朝榮惟
忠與孝可特授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依舊捧日左第三軍都指揮使加
食邑三百戶實封一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

大宋故推忠怡謀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充 玉清照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
百戶食實封五千一百戶贈太史謚曰文簡向
公神道碑銘

朝請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護軍范陽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祖士衡奉

勅撰士衡乃文簡之孫壻也所以知文簡之詳

臣聞麗高窮者萬象而斗魁制其中高宗廟諱廣廈者衆材
而棟梁任其大民惟后而斯戴后非臣而罔又天地裁
成之日 二萬機聖賢會道之期旦暮千載若乃自天
生德業時奮庸守正以持平宣猷以敷制切廟當世之
務嘉靖有邦之正便藩惟辰繫丙魏之同心照爛簡編
與閩敬而爭烈者其惟元宰河內公乎公諱敏中字常
之其先宋左師之裔也後世徙居大梁子孫因家焉曾
祖萊國公諱貽孫祖許國公諱載烈考曹國公諱瑀皆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而國爵之命

凡五遷焉密印泥書輝映里門曾祖妣張夫人祖妣孫
夫人妣史夫人以韓魏晉三國申追封之典善慶之未
斯遠哀榮之數兼極曾祖而下皆感概世故優游天爵
諸侯不得友萬物莫能避鄉里稱為善人子孫宜有達
者而先曹公器局閎廓志行潔修好聚圖書多交賢俊
位非充量福成有基公生恰貴祥切懷夙智山庭月角
特崇千竒姿天球河圖居然于重器始就外傳文藻日
新先令君治家尚嚴知子為美嘗謂史夫人曰大吾門
者吾兒也勿漏吾言恐墮其志寓居近市過往踵門有
若儒生適至傍舍覩公風骨視正行遲因與鄰母言稱
有宰相之器俄失所在斯足異焉繼喪二親善君得禮

比至除變四壁蕭然載逾加冠之年始赴命鄉之舉太
平興國五年太宗親御使生公以進士高等面賜登
科一命將作監丞同判吉州郊祀之慶遷太子右贊善
大夫故司空致仕張齊賢時司外計囑公治狀璽
書褒之九年代還遷著作郎覲見之日奏事稱旨選于
三司戶部判官賜五品服未幾為淮南轉運副使前此
涖職率尚剛決析毫定制破枉求奸公獨不然取一
警百甄明吏課勤恤民隱屬有言公况雄多大畧可
備文武之用者驛石且至將以八作使處之非所好也
懔辭得免翌日繕寫平生筆述獻于公車亟乙牘以回
觀固每篇而稱善得直史館遣還治所耕籍思超遷左

司諫入為戶部判官明年以本官知制誥賜紫當是時也堯日光華安安為德周家忠厚郁郁成風疇咨之命亟行潤色之文尤重公以雋望躋于禁垣發揮大哉之言裁成坦然之制稱職之美僉論歸之俄試同判大理寺有妖尼道安者誣告庭列時諫議大夫張公去華任京府判官實公之外舅公撫疏請不預決讞詔即許之既法僚悉惟譴黜好事者因定公避嫌疑猶涉黨援上惡其言不獲問狀俾罷綸閣出知廣州求對清閒之燕罄陳感戀之誠今之此行非敢憚遠幸生于京闕期瘁盡于國家言發危心淮然泪下天子感動愍默久之且留公業又不可詔遷職方員外

郎以申獎任之意南粵舊邦為一都會重溟伊邇蠻蚺之人雜居百貨所叢掌握之珍可當控提封之五管嚴守府之萬兵公之至也閭里懷恩如得慈母堂皇決事號為神明朞月有成淳風革于殊俗異代相望清節邁于古人逾年就領廣南東路轉運使寄任誠優風宜且異力耕火種田農之利益微草伏木棲物恠之名斯眾跋履山川之巖道推行米鹽之細務辨官屬之能否齊市賈之貪廉遠民悉安列國胥化太宗察前咎之無狀惜傑才之處外詔還且以為工部郎中一日宸筆作飛白體書公及故禮部尚書張公詠之名以賜相府詰朝二三執政進對上曰斯二人名臣也卿頗知

之乎左右因盛稱其才 上大悅 公既至即拜樞密
直學士與張公並命焉銀臺之制存乎李唐近代以來
歸之樞府 公嘗援引典故請更設一官局即詔與張
公同領之上書之有六體得以裁評施令之告四方此
焉關決出納無壅 朝廷賴之陟降左右以益親從容
言事而甚眾復有決 公任廷尉日有國子博士皇甫
偁掌無為權務以昧抵罪受其私禱為之未減事下憲
府乃偁嘗寓題尺號公不啟緘亟遣持去別詔即訊一
介尚存納書竹中瘞子傳舍穿掘斯獲封識宛然飛驛
以聞 上驚嘆即時召見慰勞久之公頓首對以感會
非常雖死無報今此一節本畏人知飛語傍連乃至上

達非遇覆盆之照將興投杼之疑詞直氣和

上為傾聽心則不競幾困于多言道之將行彌隆于乃
眷天其或者以是開之是月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不十旬之間由外郎之秩遷擢之速當世罕偕甫
再見而拜趙卿未滿歲而得漢相用才之急從古而然
惟公舊屬亨辰發舒盛業道合明主澤及生民訐之三
賢曾何足數時淳化二年季秋也至道初遷給事中真
宗即位之始 公適在假告力疾入謁得見東序君臣
感咽悲不能勝徐奉應安俾即親事進封戶部侍郎會
陽曹玉彬自鎮海節制入為樞密使以公為副西北二
鄙烽烟未寧遣戍勞旋曾無于虛月我謀制勝爰在于

中堂而公智本夫寶畧不世出為國遠慮咸有告于
徽言惟帝念切盛推于寵數咸平元年拜兵部侍郎
參知政事二年冬擅裘犯塞革畧省方詔公兼知
樞密院事壁壘朝行儲胥夕舍出入延見動靜咨詢選
將練兵戎器蒐乘機事尚密率揀羽以馳書謀士或多
殆跬足而進計六羸潛遁萬旅凱還天子以兩河之
間綿及塞下師之所止固荆棘之將生歲比不登念瘡
痍之未起命公為河北河西宣副使黼惟飲餞韶瑞
申諭蕃庶之錫莫匪珍奇仍以禁卒萬人俾為衛從郡
邑相望凡數千里官司肅給車騎甚盛鳴笳清路百姓
爭以縱觀持節勞軍諸侯不敢仰視問閭里之疾苦朝

廷之恩德幼艾胥悅至于涕零離去鄉里之眊得室家
而競入跳梁山谷之盜投弓矢而求哀乃至羗戎遺種
城郭諸國聞公之至驩噪競臻迎拜馬前或言吾父
申嚴邊堠震疊天聲復命來朝禮貌尤異明年三月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天殿大學士內則彌綸
百度外則鎮撫四夷志勤勞于邦家德光明于上下巖
石之瞻斯屬鼎飪之味惟和直勢高之易傾將功成而
當去倏高諱貸田之訴頗致飯煤之猜匪圖辨明深自
劾責以戶部侍郎罷政事踰年出知永興軍府事未
幾就復兵部尚奴之壤保界一隅控大宛善馬之來為
天下勁兵之處屬羗酋之慕化因疆吏以傳言輟戎元

臣綏茲異黨命知延州兼兵馬都部署公作事謹始開
心見誠納其懷徠許之即叙行險徼倖固無爾從蓄疑
敗謀適足自棄坎軼之言惟信庭旅之貢甚勤戎索沆
寧軍政增肅俄而陰山之虜盛秋南牧皇赫斯怒_時食
罷朝王于出兵宿食在野專以西事委之于公密許從
子便宜諸侯皆聽其節度調發次補不俟奏可公再
拜奉詔未嘗漏露外禦侮西有素坐鎮俗以同常百郡
幾乎不知四鄙終之無警公之定大事得大體率此
類也可勝言或_哉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屬圖建封被
台歸覲六龍時邁以公東京留守司日幾千里之廣
居鑰萬戶之嚴政務簡稀令行禁止善而無迹天下稱

之禮畢遷尚書右丞俄監_魚秘書監局禁凝嚴盛開元之
制度英髦雜集主東壁之文章天子以下武應期嚮
學篤化未金華侍講之舊躬石渠稱制之勤而公兩
朝柄臣上所尊禮思近者德樂聞詔言即以為工部
尚書入政殿大學士屬有事于汾睢再命權東京留守
司禮成拜刑部尚書夏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英殿大學士公本以平素干顯胥契神靈之運遂踐
承弼之地嘗罹疑似之謗厥位惟危深思遲暮之年大
福不再而枚卜斯文輿誦益歸簡在上帝之心泉為蒼
生而起真祖下暨渥澤其雩加拜中書侍郎誰毫修
杞加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夏兼樞密院明年之

詔權涖馳道震方潛龍田館自馳馭之昭格植殊庭而
嚴奉絕斯重事属于台衡以公為景靈宮使僞工畢
進位兵部尚書感電之區考室底續命公為兗州景
靈宮慶成使奉冊推尊改元肆青典禮蔚緝瑞應紛
綸授吏部尚書天子雄藝祖慶誕之方實在洛宅擬
漢家顧成之廟崇建仁祠儼作繪之威神奉將行之儀
衛以公為西京應天禪院太祖聖容奉安禮儀使
亦既復命剡奏避位援禮經之將及奉恩詔之勿俞
至于再三終不得請天子以公耆明之德宜師長
于百寮乃拜為右僕射康濟之術久緝熙于皇極命兼
門下侍郎鴻儒之才能就成于大典俾之監脩國史寵

進之數率有加焉顧待之恩舉無與對天禧二年充玉
清昭應宮使首冠四輔奉承萬樞恰于友僚恢張法度
之政惠此黎獻濟致仁壽之域啟乃之論甚精毗予之
託斯重終以哀疾晚以退休疊貢由衷願從還政而命
切至勉視事三年重陽節有詔近位盛集禁園公
伸主禮以盡歡逮暮景而罷會趨駕還第言笑自若暴
中風眩初若昏醒俄頃有瘵拜伏猶若中使交道五返
以宣言太醫盈門十全而責效會就陽有日公勿克
侍祠禮成進位左僕射如昭文館大學士聞命益懼剛
牘固辭詔以客禮交修謀猷有素苟守小遜則非朝廷
寵重宗臣下以身殉國之意宜即祇受無復重煩

公不獲面陳但望闕頓首庚申歲旦疾勢驟加湯劑並
臻繼以鍼砭泣對傳詔手自封囊願達忠議乞罷重任
非敢愛死實恐辱國 絲言薦降皆不垂允臨軒軫慮
形于顏色暮春三月風景恬和少覺體佳頗戀有思因
召門下士授席圍碁啜茗閑話及夕而罷比至中夜疾
不可起及明日已外以不起聞享年七十有二

上即時就臨哭為慟再賜白金五千兩輟視朝三日冊
贈太尉中書令命入內省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揖大
鴻臚持節職喪 上又臨次發哀羣臣奉慰自小歛至

掩壙丙司賓凡三至其第奉常考行謚曰文簡追錄嗣
子遂及諸孫傍建姻戚之家下周給使之列即其年六

月甲申有司具鹵簿鼓吹塋我

公于開封府縣汴陽

鄉豐臺里捉投先曹公之塋也

公階崇三司爵冠五

等封啟萬室號登八字徽寵之數曷以加焉初娶安定
梁氏封本縣君再娶張氏封南郡夫人又娶廣平朱氏
故氈毳使延昭之女封祁國夫人後娶太原王氏故忠
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追封秦王審琦之女並夙承宮
教克著壺儀輔佐宣勞奄忽流歎五子長曰傳正次曰
傳亮並殿中丞傳正賜緋魚袋次曰傳式次曰傳師次
曰傳範並大理寺丞三女長適金部員外郎李直方次
適如京副使王希範次在室孫十人長大理寺丞賜緋
魚袋繹次大理寺丞絳次衛尉寺丞紳約綜次大理寺

丞緯西頭供奉官純次大理寺評事緩綸維孫女八人
曾孫四人並幼公風度凝正識局淵深簡言易從守
之以信莊色難犯即之也溫不伐而功益高有容而德
乃大由布衣而作丞相自委質而至歸全出處不離于
令色屯夷不失于正道曠貴全盛凡四十年享用福履
大臣莫二始令君罷符離邑宰丁許公之憂生計屢空
僦居輦下惟公一子旁無近親偶得鮮原以營真宅俄
有隱者過而竊嘆謂其後嗣當至公台豈英袞之崇已
高天之默定而音鳥之兆亦吉地之冥符釋褐臨州最
號難治刑清訟息吉人宜之亟并表著之班迭居要劇
之務享衢有漸淑問攸歸磅礴外邦遵毓重器執庭中

之法見君子用心慕委珠之名抗章辭設論入鎮東酌
泉之節罷郡無裳寶之資密侍威嚴陪于前馬贊領樞
務責之坐籌屬戎堦之尚嚴講兵鈴之至衆朝奏暮召
靡有間時夜思晨行是稱盡力雅善敷納言必詣理方
書簡冊進讀如流已事而還上為目送或問溫樹更
答他言每下殿門更有常處山川曲折之狀畫地可成
邊防緩急之機傳檄乃定際于隆洽預茲弼諧百志惟
熙一德匪懈深惟朝家之大策親贊帝者之上儀昔黃
霸長于治民及為丞相風采不及于魏功名益損惟
公外守方面流豈弟之聲內秉紀綱茂經綸之業謝公
有廊廟之量而不閑時略惟公長轡遠馭帷幄而決

勝輕裘緩帶設笑以臨戎周勃之謹厚可屬而推朴少
文惟公言成典謨學韜畧常以經義而進退好見故
事而奉行薛宣之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而煩醉不稱賢
惟公持重有成醇大成裕公府未嘗按史卿大夫各
使任其職公孫脫粟一肉賓客仰給衣食而性忌害外
寬內深惟公致位三事故舊不遺賦祿萬鍾自奉甚
薄推轂薦士常若不及虚心待物豁然無疑張安世匿
名迹遠權勢而父子封侯在位太盛家童七百皆有手
技以殖其貨惟公子十有餘人在公之時無一釐
務者祿賜之入猶畏盛滿躬以清德下化成傑然真
王佐之材所以成天下之務前後屢奉

詔撰宗廟尊謚及

皇帝徽號冊文斯大手筆事與穹

壤相弊矣自餘論著體大思精遺藁僅存成十五卷齋
閣岑寂扶策觀書數歲以來手抄唐史攷：讎校朱墨
洞分感疾之前甫爾終秩筆法道勁自成一家檢飭閨
門教誨子姪曰嚴與敬極乎義方鄧訓在家未嘗賜席
石慶入里不敢乘車念肯廟諱之為難諒餘慶之斯在
前歲屬疾涉于累自編召家人條約後事裁置壽木寓
置增坊及此奄然終制已具達人大觀其若是欤惟其
未報主恩不去相位垂緒言而在耳齋永恨以入冥若
乃務徑大猷克庸祇德有庇人之惠包世之量茲所謂
巖廊肅哲之老社稷表幹之臣者也其一話一言大功

大行固已藏之王府載于國冊而諸孤等履霜露而永
感仰風烈之如存願紀豐碑以表幽隧爰奉
俞詔属于下臣慙匪當仁庶于傳信其銘曰

天之氣清

地之德寧

太昂諸粹

維嵩降靈

訢合嘉運

公之生子

舜咨于牧

湯選于眾

出畋恰卜

求野肖夢

發舒盛業

公之用予

懿行嘉言

休勛美利

文致太平

武嚴守備

知無不為

事二帝予

七政以齊

五刑幾措

丹青神化

金玉王度

時惟老成

居元輔子

其靜也端

其動也直

保茲一人

建皇極子

剛亦不茹

柔亦不吐

式是百辟

遵公路子

陟路嚴廟

助和鼎鼐

如其天下

想風采子

屹若崇山

湛如止水

終之宰相	自有體子
池鳳方集	陳駒靡留
奄忽厚夜	生若浮子
行將賜九	不獲歸印
凜然餘風	沒猶振子
容車秘器	袞服密章
送往無還	孝心傷子
德音孔邈	緒言如在
翼傳子孫	令族大子
梁臺南峙	浚波東走
真宅言歸	名不朽子

國典禁樵

都人墮泪

穹石攸刊

辭無媿子

文正李公魏國太夫人符氏墓誌

李文正諱昉字明遠深州人

朝奉郎行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

起居注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祖士衡撰

士衡先娶禮部尚書李宗訥字大辯之

女所以知夫人符氏之詳

天禧二年歲在壬午閏四月癸卯故相國文正李公夫人考終于京師崇慶里春秋六十有七天子以其輔佐君子之勞幹理家政之德朝宮庭者踰

于三紀啟國封者歷于五邦叔問柔儀為命婦之表自屬纊以俟主專道而行內司賓凡三至其第聘祿之禮率有加焉存歿之恩斯為至矣 夫人姓符氏其先武都人後徙真定占籍治產遂為北門之望族高曾而下皆隱德藏器用晦居貞作善降祥自他有耀故殿中諱嗣隴西李氏考妣也故吏部郎中賜紫金魚袋宗訥太子右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宗誨翰林學士王清昭應宮副使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宗諤朝奉大夫國子博士宗諒予也適宮苑衛會州刺史帶御器械曹珣次早亡女也故國子四門助教昭逸今太子中舍賜緋魚袋昭迪大理評事昭廻故大理評事充宣化軍使昭適今大理

評事昭遜太常寺奉禮郎昭返太常寺太祝刑部詳覆官昭述三班儲職昭運太常寺奉禮郎昭邁進士昭道秘書省校書郎昭邈太常寺奉禮郎昭適二未仕昭選昭逢孫也彭城劉湛光祿寺丞潘承右西上閣門副使曹儀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祖士衡衛尉寺丞錢延年孫壻也一在室而亡三尚幼孫女也秘書省校書郎元卿次仲卿季卿耀卿真卿堯卿舜卿正卿升卿晉卿曾孫也九並幼曾孫女也 夫人和順在躬幽閑成德始在孩稚天資不羣沉靜寡言未嘗嬉戲因心則孝宗族稱之逮于成人蔚為女士居玩圖史動守箴誨母氏鍾愛擇對未行以燕婉之見求輒連蹇而不克時

有識者知其貴徵年二十六矣文正公任翰林學士承
旨工部尚書始納采焉公先夫人即夫人之從祖伯姊
也二姓好合永資繼室之^賢矣百兩御歸適恰宜家之美
一命受封武都郡夫人明年文正公入濟秘殿乃贊中
樞暮月之間正位宰府夫人時疏封于曹國儷我碩德
嬪于清門朝夕執勤幸成于閭範歲時稱度遂冠于內
朝而既富能裁在貴思降寬裕謙約慈惠柔明比宗親
待娣姪則以已下之潔粢盛澄酒醴則以身先之衣不
同施言無出閭五服之戚中外實繁憧：往來盈門交
道親疎有序榮悴不移家用益肥人以潛化為締為綌
見功行之勤如山如河知服位之盛每休澣宣集子婦

佐饌兒童捧觴夫人親舉案以致恭儼如賓而相待故
當世言家法者稱李氏焉洎文正公曳杖晨歌夫人惟
堂晝哭哀有餘而盡禮居無慮以勉喪既而整飭閨庭
率勵宗黨門內之治不肅而成 今上嗣統封許國太
夫人始從子也自爾國家再欽柴于陽位肇秘玉于天
封臨顧之祥薦膺于神貺顯揚之澤用旌于母儀由是
進改陳魯衛國號焉于時愛子令孫懿親近屬或言^代言
王署通籍金閨納駟之第通衢附貂之冠充幄垂青襲
紫濟：誥：諸婦在旁莫非甲族粉澤之鈿並列環珮
之聲相聞夏清冬溫克伸于孝養出告反面匪遠于慈
顏而自比部歸全翰林淪謝曾未數歲戴宣化之亡慈

念所鍾居多感泣平生無疾未始晝卧令茲首夏常膳靡加涉乎自時遂至羸瘠雖勉進醫藥而微瞑不言恬然反真如熟寐者易箒之夕家老始告固已儲量人之財庀送終之具修約後事咸有素焉豈知命之靡常何達生之如是博士君與孝孫昭廻等即以其年孟秋甲申號奉靈輅歸塋于河南府河南縣伊水鄉諸葛原與文正公同域而異壙合塋非古得吉兆以在茲其生若浮惟芳猷之不泯嗚呼夫人淑謹內積端厚外彰言無奇衰錯志在節儉賓祭之外靡事珍羞朝覲之餘不衣異綵賦性勤敏精力過人自始筭至內外婦逾四十年率雞鳴而起盛服正容暑雨祈寒無一日少懈服勞攻

苦常夙夜而警戒問疾弔喪必先往而後罷家有孤孺乃自鞠之推燥分甘無所不至聞人為善必欲成就其身名撫下有恩未嘗假借其顏色若乃居春秋小君之重得易象中饋之宜修內則之齊莊窺女史之說擇兼蘋之能循度隱雷之勸以義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惟是數美無不兼之宜其式孝慈于六親享康寧于五福著嚴君之家節播壽母之頌聲方抱孫于高堂遽收神于太素蘭薰玉辟已嗣徽于昔人石泐金生當取信於未裔恭惟先考諫議文正公自出土衡無狀又為夫人諸孫之壻周知尊行欽奉緒言銜哀不文庶資實錄

銘曰

其馨如蘭

比德如玉

終然允淑

出令族子

長守富貴

能循法度

居中有助

嬪賢輔子

表率命婦

肅：雖：

元服盛容

啟國封子

言惟婉柔

性本冲澹

國史是鑒

成閫範子

生若夢幻

疾在膏肓

復命曰常

壽不減子

疑尚如存

求則不得

孝心惻

思罔極子

東望我夫

北望吾子

卜葬于此

掩蒿里子

刻辭介石

追美重泉

茲無媿言

表松阡子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五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六

家集

提刑始末

朝奉大夫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兼本路觀農使提舉河渠公事柱國賜紫金魚袋祖無頗贈宣奉大夫

公諱無頗字夷甫喜讀書不事他好刻意为詩賦年十一用父府君蔭補官試于京師其文中有司衡尺授河南府永安縣尉到官一年用兄無擇為廣東轉運使過嶺思例奏乞家便授江陵府法曹移廣安軍渠江縣令以廉幹稱改天平軍節度推官知福州寧德縣簿書民

事之暇讀書溫習寢食不釋卷會是年舉進士鏢試中
格廻改大理寺丞荆門軍簽判數月移知化州治平四
年轉太子中舍又轉殿中尋監在京布帛轉國子博士
通判登州時熙寧初役法行為管幹官轉虞都員外內
轉朝散郎為九江守有治狀為 朝廷所知俄被 召
權開封府推官三院獄空開封尹王存上表稱頌賜
公獎諭銀絹修京城用夫役十餘萬人為專一都大提
舉官元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 公上殿奏修城事稱
旨賜金紫謝恩當 殿兩拜河決陽武會虜使亟至
命 公疊治道路無奔浸之患特減年磨勘改朝請郎

除駕部郎中自陝西罷牧馬監其廢弛多為民所苦
公奏請官根括皆如 公所請復賜帛元豐八年 公
上疏為亡兄無擇安葬事乞補外任遂知潁州轉朝奉
大夫移知邢州乞將合轉官永不改贈父止乞改贈兄
官所請不行而竟不下磨勘就移提點利州路刑獄未
通年以西京蔡州族屬口夥食貧乞宮觀以便撫恤授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因盡散所有以給不足 公居
蔡日以松楸為事終宮觀任不離墳側芝又生于墳者
數本蔡人異之以為孝德所感秦觀紀述其事獎勸風
俗尋授提點福建路刑獄諸州斷案有宜輕而誤重應
出而誤入皆原情糾正不動州縣情輕者以減無辜者

獲免屢司邦憲未嘗起獄以沽時譽大抵明敏尤長于吏事其持已也嚴其治人也恕見于行雖不為驚俗可喜之事人皆知其中實而不華行于政雖不為振眾可懼之法人皆知其公正而不倚自福建歸元祐八年正月二十日感疾卒于杭州餘杭之江亭享年六十有五故死之日無不歎息皆曰天奪吾善良其子球禮等扶護歸于蔡紹聖三年正月六日塋從先塋也初府君常以蔡州土厚水深可以為他日歸息之宅乃囑其子吾死當出祖于蔡及沒至自鳳州公與兄無擇能奉父之遺訓寶元二年冬十一月歸塋于汝陽縣西十里岡定居蔡州自此始也公有子七人長曰琚次曰球禮

過房在龍學位曰琬曰德孫曰德恭曰復曰德彰皆齒仕版女二人長適奉議郎前知蘇州長洲縣李程次適承議郎尚書司勳員外郎陳并孫兒女二十人逐位仕官南北昨經兵革之後惟有恭位衍于紹興辛巳歲自蔡州歸正近已見之德恭叔祖也終于朝議大夫知資州賜紫金魚袋紹興間卒塋于川中富順監蔭補子孫官四人今在荆南府清溪居

祖氏先塋芝草記

秦觀字少游撰少游時為蔡州教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讀以崇福祠宮燕居于蔡將送

朝謂高郵秦人曰祖民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實我
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
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
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有之迄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
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
致之也子其為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
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歲生于先塋之中者
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
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
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
號汝南為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章義節度七宿重

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
民眊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
西為盜之藪 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
為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
以宣布教化而盛德尊行魁竒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
唐之舊俗寢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
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子無擇通籍內
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即作時膚使行且登用諸子
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為汝南和氣
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氏李興廬于父
之墓左有紫芝曰芝二本生于廬上柳宗元以為孝治

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于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于上度為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齊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元祐八年四月吉記至道年號是朝太宗末耳

勅書一十三件

一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賀尊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妃絹共一千三百匹事具悉朕副應

景命祇奉

慈闈眷言共服之良未效貢珍之慶顧惟忠蓋深所歎嘉故茲示諭相宜知悉秋涼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二十一日

勅

二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賀

登位銀三百兩事具悉汝早分邦寄具帥朝彛肆于泣祚之初爰有旅廷之貢載循順節曷弭衰懷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熟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十一日

勅

三

勅祖無頗省權知開封府王存上未稱賀三院獄空事
開封典治畿甸稱為浩穰獄刑之蕃其徠舊矣汝怡心
帥職固固空虛載惟公勤良以褒尚今賜汝銀三十兩
絹三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十七日

勅

四

勅祖無頗朕總擘政綱力求民隱蠢茲多辟各在一人
屬當暑令之行尤念囚繫之苦汝出分憂寄宣布化條

宜體朕之哀矜以効

天之長育益思明謹無使苛留

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
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
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
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
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
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
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
有冤枉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
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
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七日

勅

五

勅祖無頗朕臨御綿區輯和兆姓式屆長羸之序爰矜庶獄之艱申勅攸司載懷欽恤汝職當寄任身舉詔條宜察滯留益加明謹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人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無人供食者官造給之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

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至有冤枉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餘依條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七日

勅

六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興龍節功德疏一軸事具悉穠歲舍祥誕辰屬慶嘉忠之體國薦方壽之對天勝集妙緣誼刑善祝精誠彌勵欣歎良多故茲示諭

想宜知悉春暄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九

勅

七

勅祖無頗覽所奉進

坤成節功德疏一軸事具悉節紀誕辰慶均率土集貢
乘之妙教演寶梵之洪音式將臣子之誠同罄人天之
祝眷惟忠恪良用歎嘉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比
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六日

勅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

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軸頭事具悉秋籥方更金行協
應屬

慈之盛德紀彌月之嘉辰恭結勝緣祝延壽祉載惟
勤至良厚褒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暄汝比好否遣
書指不多及

二十二日

勅

九

勅祖無頗覽所進奉

坤成節功德疏一軸事具悉節屬誕彌慶均中外集三

來之妙教祈百順之休祥眷若忠誠良深嘉嘆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若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日

勅

十

勅祖無頗朕惟教導之不為俾無知之民橫罹罪罟方夏繁溽累繫狴牢朕甚憫之汝砥節首公出分憂寄宜務矜哀勿令慘礫以時視獄副茲欽恤之懷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溼篩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

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月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冤枉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一日

勅

十一

勅祖無頗代

天牧民欽哉惟刑之恤司政典獄固不惟德之勤官申
飾于邦常以奉承于夏令萬方有罪孰非朕志之哀矜
一夫向隅豈助物生之茂豫肆吾孚號戒爾在官事無
變于明清心必存于忠恕惟察惟法勿替朕言勅書到
日汝可速指揮渥飾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
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魚
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月
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不得邀
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致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
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

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冤枉
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
施行訖聞奏餘依條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
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十五日

勅

十二

勅祖無頗朕若古御圖本
天布化永念編氓之衆靡勝罹罪之蕃屬爰斲之正興
在係纍之良若將冀盛陽之德尚虞庶獄之苛稽用舊
章特須謹詔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洒掃獄房常

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
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
承醫療其委無骨月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
須畫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致飢渴所有
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
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
不得淹延致有冤枉仍散下管內汝常切提舉無令曠
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
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勅

二十四日

十三

勅獄者人命之至重也故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方盛夏長養之時有司其蠲煩獄出輕繫以奉順天氣
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豈勝朕所以哀矜之意哉勅書
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
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
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
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不得
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致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
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犯罪者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
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

完枉仍散下管内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
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熟汝比好不
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八日

勅

跋韓熙載夜宴圖

南唐中書侍郎韓公熙載後主時知國祚將廢放懷盃
酒間以自汙後主欲用為相而聞縱逸不檢每伺其家
宴令畫工顧宏中丹青以進其卷首即與公門生朱鉞
紫微印絜狀元及教坊副使李嘉明并其妹按胡琴又
公自擊鼓妓王屋山舞六么王屋山俊慧非常公最憐

每醉須樂聒之乃醒幼令二婢出家號凝酥素質後主
復信小人之譖遂黜公以左庶子分司南京受命日盡
逐羣婢單車即路後主憐之留為尚書不數日羣婢復
集飲逸愈甚後主嘆曰孤不得熙載為相矣既而薨于
私第後主泣之慟贈平章事謚曰文元豐己未孟夏二
十日洛陽祖無頗題

提刑第五子諱德恭字肅之乃德安府落鴈朱
少師之孫壻也頃于宣政間待普州太守闕挈
家寓居安陸縣城北普光寺中與張金紫之孫
字宣卿者為親契因出墓賦挽詩今附之于
末云

德恭伏承

致政安卿承事出莖有期不勝感愴輒成挽詞
三首以道追往之意范陽祖德恭上

一

孝養人誰及清修少比倫旋聞丹旆具俄見軸車存空
歎音塵遠猶思燕席温安然向寔安感涕一銷魂

二

清白傳家舊天鍾間世才大椿宜更壽喬木遽先摧難
止交情泪空遺寶燭灰幽墟歸墓處悵：暮雲堆

三

重歎張夫子神襟遽勿寧推山傾嶽算姜哲奄椿齡舊

室惟圖像新阡但刻銘何堪聽歌挽埋玉在幽垆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六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并源流始末

祖氏源流

上世幽州祖于范陽為着姓涿州三縣范陽固安新城其後稍徙深州而因家安平縣凡數世幽州南又一百二十里至深州倚郭縣日逮至

皇朝曰諱仲宣仲儒者隨李丞相自深而遷汴故相文正李公昉之壻則仲宣是也仲宣仕為都官生侍郎諱岳貫開封府開封縣清河坊戶至道間始來寓居蔡州仲儒遭際

太祖拔擢為右補闕廣南西路轉運使與其子諱此回居許州此以宿骨為仙侍郎有四子伯曰士良無祿早

世仲曰士安登天禧三年進士科終銀青光祿大夫李
曰士龍用弟士衡蔭補官終大夫曰士衡狀元及弟終
知制誥

龍學始末

公諱無擇字擇之蔡州人祖尚書吏部侍郎諱岳父銀
青光祿大夫諱士安公寶元一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授
承奉郎通判齊州年餘召試充直史館次知南康軍
海州選秘書丞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為提點刑獄
加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改廣東轉運使時廣源州蠻入
寇陷嶺外數州公提兵勦逐未幾移典袁州自慶歷

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徒為文具無命教之實

公下車首建學宮置生師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

召除同修起居注時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宣愿為文宣

公言前代所封在漢魏曰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

魏曰藻聖北齊曰恭聖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尊孔子為

文宣王遂封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

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尋奉使契丹回數月出

知陝府及湖北轉運使入為中書舍人兼宗正寺修玉

牒官判太府寺嘉祐六年富相奏舉天下遺才詔從

時王拱辰尹洙薦邵雍仁宗命公行詞次後公與

宰相吳充復薦之嘉祐八年假右諫議大夫充

英宗即位契丹皇太后國信使還見對以御書御篆 四朝寶字賜之 仁宗虞生至自山陵

英宗迎至集英殿 公與諫官司馬君實奏請親虞下禮院詳議以聞治平元年獻皇極箴司馬君實獻戰國通志並賜 詔獎之二年糾察在京刑獄避左諫議大夫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七月進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其後出知鄭杭二州 神宗召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 公同知制誥 公為先進安石辭一家所饋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憂去 公性端毅以安石沽矯虛名取為公用安石聞而怒之後安石出使江東多招士謗 公作

書馳報可謂忠言安石答書其言怒益甚至是安石當國密諭監司求 公守杭之事監司承風旨採以妄言聞于 朝廷乃遣御史王子韶按治終無所得子韶知安石意誣以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蘇頌鄭獬御史張戢等皆上疏力言其不可是時 公年六十不幸值安石尚政司馬君實堅辭求出 公慨然乞分司提舉西京御史臺與文潞公富韓公司馬溫公數君子為真率會洛中謂之九老 公分司十餘載 神宗嚴薄安石出于外元豐六年復起 公典藩賜玉帶方大用 公卒矣時元豐八年正月十五日士論惜之 公為人好義篤于師友少從孫復學經術從穆修為古文兩人死力

求其遺本彙次之傳于世以言語政事為時名臣槩見
于史冊 公平生所作文甚多自兩往兵革之後家藏
并收拾止得十之二三今集為十卷名曰煥斗集蓋取
公出知陝府日歐陽永叔餞行詩有曰西州政事藹風
謠右掖文章煥星斗故也又有名臣賢士詩與文兩卷
附之 公之叔祖諱此為神仙叔士衡為狀元紫微第
諱無頗為福建路提刑亦有傳記勅書與文其姪惟有
資州太守諱德恭者詩三首又作四卷亦附之 公之
妻叅政王舉正長女連袂梅堯臣韓絳李復圭范子開
紹熙三年九月吉日曾孫承直郎特添差袁州軍事判
官仍釐務范陽祖衍頓首再拜謹題



